

# 《灵性复兴，教会的需要》

司布真讲道第2598号

1856年11月11日星期二下午宣讲于托特纳姆法院路怀特腓会幕教堂，纪念怀特腓会幕教堂建立一百周年

“耶和華啊，求你复兴你的作为。”（哈3：2）

一切真信仰都是神的作为，绝对如此。如果他要在他的作为中选出他最看重的，他是会选择真信仰。他看恩典的作为要比看创造大自然的作为更满有荣耀；所以，他是特别注意要显明这一点，所以如果有任何人胆敢否认这一点，他们就要面对反复的见证来否认才行；这见证就是，神确实成就对这世界和人心的拯救，这信仰是恩典的果效，是神的作为。我相信，永生的神宁愿赦免人把天地的创造归于偶像的罪，也不赦免把恩典的作为归于肉体的努力，或者除神以外任何事情罪。以为人心里除了神他自己首先在当中作成的以外，还是有任何东西，是可以为神接纳的，这就是一件最大的罪。

当我否认神创造太阳的作为，我是在否认一条真理；但是当我否认他在人心中作成恩典，我就是一次否认一百条真理；因为我否认这一条伟大的真理，否认神是人心中良善的创始者，我就是否认了构成各样伟大信条的一切教义，就是正正反对圣经全部的见证了。亲爱的，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曾得到教导，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任何东西，是可以把我们带上天堂的，那东西就是神作成的，而且，如果他的教会里面有任何好的，优秀的事情，自始至终这完全就是神的作为。我们坚信，那使死了的人，确实确实“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活过来的是神；维持那人生命的是神，作成那在这有福之家，那将来的国里的这生命，使之完全的是神。我们不把任何东西归功于人，而是把一切归于神。我们不敢片刻去想人的归正是由他自己的努力，或者其他人的努力成就的；我们知道其中用到方法和媒介，但是这作为，从开始到结束，完全是主的作为。所以，我们认为，把这节经文用在人心中，用在普遍教会当中神恩典的作为，这是恰当的；我们认为，除了这节经文，我们没有更合适的思想对象。“耶和華啊，求你复兴你的作为！”

亲爱的，首先我相信神的灵会帮助我，我要努力把这节经文应用在我们自己心里，针对我们自己；然后用在教会普遍的光景当中，因为教会确实需要主在当中复兴他的作为。

那么第一点，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心，针对我们自己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从自己开始。太经常的是，我们鞭打教会，而这鞭子应该是落在我们自己肩头上的。我们拖着教会，好像拖着一个巨大的罪犯，把它拖到祭坛面前；我们绑着它，想要立刻把它处决；我们把它的双手紧紧绑着，一鞭又一鞭把它颤抖着的肌肉抽掉——在它没有错的地方也找出它的错处，把它小小的错误放得很大；而我们则是太过经常忘记了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让我们从自己开始，记住我们是教会的一部分，我们自己没有复兴，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教会普遍没有复兴的原因。在这里，我是直接要求认信基督徒的极大多数，我也是自己要求自己，我们需要在现今这个时候有一种敬虔的复兴。我要非常强烈地要求你们这样做，因为我认为，我是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一点。我相信，这个时代的大部分基督徒需要一场复兴，理由如下：

首先，请看看太多的自称是神儿女的人的言谈举止。任何占据神圣讲坛的人奉承他的听众，这都是不当的，我不会尝试这样做。你们太多人，让自己加入基督教会，实际上却是反对你们的认信，你们是有罪的。

今天加入教会，这已经成了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你们去到教会，发现承认相信的基督徒，这里或那里，在主的桌子面前；但是欺骗是不是就比从前要少了呢？所犯的诈骗就少了呢？我们有没有看见道德感更强烈？我们有没有发现罪恶是完全穷途末路了呢？没有。这个世代和任何在它之前的世代一样道德沦丧；还有极多的罪恶，尽管这是更加被包装隐藏起来了。坟墓的外表可能更白；但是在里面，骨头就像从前一样腐烂。社会没有一丝的改良。那些在我们的通俗杂志上给我们真正描绘伦敦生活光景的人，是应当被人相信，受到表扬的，因为他们没有夸大真相，他们不存在着这样做的动机；他们描绘的这个大城市的道德光景肯定是令人震惊的。这是一座巨大的罪恶城市，充满着罪；我要说，如果伦敦城里所有承认相信的人都是真信，它就不会像现在一样，是一个邪恶之地；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可能的。

我的弟兄们，人所周知的是——有谁敢否认这并非太以偏概全，这说的是故意的谎言呢？人所周知的是，在今天这个时候，如果一个人是教会的一员，这并不足以担保他是一个诚实的人。要基督教会牧师的这样说，这实在是难以出口，但我们一定要这样说，如果朋友不说，敌人就会说；最好在我们自己人当中讲真话，让人看到我们对此感到羞愧，这要比他们听到我们厚颜无耻地否认那我们一定要承认是真实的事情要好！哦先生们，太多基督教会成员的生活，是让我们有极大理由怀疑他们身上是根本没有一点敬虔生命的！如果人真是就像他们自称的那样，那么为什么会有追逐金钱，为什么会有那种贪婪，为什么会有跟从罪恶世界的狡诈，为什么这里抢夺一把，那里抢夺一把，当面压迫穷人，践踏工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神在天上晓得我讲的是实情，这里太多的人，他们自己知道这是实情。如果他们是基督徒，至少他们需要复兴；如果他们里面有生命，那它一定只不过是堆一堆灰烬覆盖起来的一点火星；它需要被煽动，它也需要被挑旺起来；也许一些灰烬可以被挪开，这火星可以有地方烧起来。

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它的成员在个人方面是需要复兴。基督教会的成员和从前的已经是不一样了。现在作一个有信仰的人，这是一件时尚的事情；逼迫被拿走了；啊！我几乎要说，教会的大门也和逼迫一道被拿走了。除了为数极少的例外，现在教会是没有门了；人进来，出去，就好像他们大步穿过圣保罗大教堂，把它变成一个来往的必经之处，而不是看它是一个特别，神圣的地方，归主为圣，是地上的卓越，是神所喜爱的。如果事情不是这样，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你们不需要承认你们没有犯过的罪；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对你们来说是这样，哦，那么你们自己要在神大能的手下降卑下来，求他察验你，试验你，如果你不是他的儿女，你可能会得到帮助，弃绝你的认信，免得你的认信对你来说只不过是死亡俗气的虚饰，仅仅是下到地狱里的闪亮无用的装饰。如果你是他的儿女，求他赐你更多的恩典，使你可以弃绝这些错失与愚昧，在你心中得着敬虔复兴的果效，全心全意转向他。

还有，如果认信的基督徒举止是表里如一，那么让我问一问这个问题，很多自称相信的人，他们的言谈岂不使得我们怀疑他敬虔的实在，或者求神，让他的敬虔可以得到复兴吗？你们有没有留意，太多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人的言谈？你可能与他们一道生活，从一月的开始到十二月的结束，你是从来不会因为你所听到关于他们信仰的事情而心生厌倦的。他们几乎根本不提耶稣基督的名字。在安息日下午，他们把所有的牧师讨论一遍，这个人有这个毛病，那个人有那个毛病，听各样他们称为与信仰相关，因为是与宗教场地有关的谈话。但是他们是否曾经——“谈论他曾经所做，所说的一切，在这地上为我们所受的苦楚；他命定我们要行走的道路，他现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你们有没有经常听到你的基督徒弟兄对你发出的问候，“朋友，你的灵魂兴盛得如何？”当我们彼此走进对方家里，我们是开始去谈论关于神的工作和真理的事情吗

？你们认为神现在如果从天上屈身聆听他教会的谈论，像他从前那样，情况是否正如圣经所说，**“耶和華側耳而听，且有紀念冊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華，思念他名的人”**？我要庄严宣告，那彻底，我相信，也是公正观察的结果，就是基督徒的言谈，就算不因道德而被定罪，也几乎无可避免要因基督教信仰的缘故而被定罪。我们对我们的主和主人的事情谈论得太少。

“宗派主义”这个丑陋的词已经渗透进入我们当中，我们一定不可说任何关于基督的事情，因为我们害怕被人称为宗派分子。我是一个宗派分子，希望一直如此，直到我死为止，我以此为荣；因为我看不出，在今天一个人要作一个彻底热心的基督徒，却可以不为自己赢得这个称号。嗨，我们一定不能谈论这个教义，因为可能有人不相信这个教义；我们一定不可留心圣经里这个那个真理，因为有这位那位朋友怀疑它，不承认它；所以我们扔掉了所有曾经是敬虔交谈惯常主题的伟大，宏大的题目，开始去谈论任何别的事情，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更能认同世界的事情，胜过认同属灵的事。这岂不是实情吗？这岂不是我们一些人所犯令人伤心的罪吗？我们岂不需要向神祷告，“主啊，复兴你在我灵魂里的工作，让我的言谈可以更像基督，有盐作调和，蒙圣灵保守”吗？

然而在这里我要讲第三件事。有一些人，他们的举止完全正如我们希望的那样，他们的言谈，绝大部分有福音的膏抹，有真理的滋味；但即使如此，他们也要承认第三样指控，我现在是一定要忧伤地以此控告他们，控告我自己，这就是，**与耶稣基督的相交太少**。如果靠着神的恩典，神使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举止，在表里如一方面尚可接受，我们的生活没有污点，然而，因为我们缺乏那是神真正儿女的重要标记，就是与耶稣的神圣相交，我们是应当如何大声喊叫，责备自己呢！弟兄们，让我问你们中的一些人，从上次耶稣基督在爱中临到你到现在有多久了？自从你上次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到现在有多久了？自从**“他带你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你以上”**，到现在有多久了？也许你们有些人能够说，“在今天早上我还见过他，我带着喜乐仰望他的面，因他看着我，我就狂喜不已。”但我是怕你们大多数人不得不说，“啊，先生，有好几个月我已经得不着他面容的光照了。”那么，你们一直在干什么？你们的生活如何？你们每天都在叹息吗？你们每分钟都在流泪吗？“没有！”那么你们真是应该叹息流泪了。如果你们活着可以没有基督的光照，却依然快乐，我就不能明白，你们的敬虔怎么会是非常好。

基督徒有时候会失去对耶稣的实在认识；他们自己和基督之间的联系，以及他们自己对此清晰的享受，有时候会中断；但是当失去了他们的耶稣，他们总会叹息哭泣。什么！基督是你的兄长，他住在你家里，你一个月都没有和他说话？我担心在你和你的兄长之间没有什么爱，因为你已经没有与他交谈如此久了。什么！基督是他教会丈夫，她在这段时间以来都没有与他相交？弟兄们，不要让我定你们为有罪，甚至不要让我审判你们，但是让你们的良心说话。我的良心要说话，你们的良心也要说话。我们岂不都是大大把基督给忘记了吗？我们岂不是离开他生活了很久吗？我们岂不是已经以世界为满足，而不是渴慕基督了吗？我们，我们所有的人，是不是像那小羊羔，从主人的杯中喝水，从他的桌上得饱足呢？我们岂不是反倒愿意在山上游荡，只要不在家里，在哪里吃草都可以呢？我是害怕，我们心里许多的愁苦都是出于缺少了与耶稣相交的缘故。我们很多人并不是那种与耶稣一起活着，一定要知道他的秘密的人。哦！不，我们活着没有他的光照已经太久，他离开我们，我们是太高兴了。那么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发出这样的祷告，因为我肯定，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需要这样祷告，**“耶和華啊，求你复兴你的作为！”**啊！我似乎听到一个承认相信的人在说，“先生，我心里不需要复兴；我是已经十全十美了。”我的弟兄，跪下！为他跪下！他是最需要我们为他祷告的人。他说他心里不需要复兴，但是无论如何他需

要复兴他的谦卑。如果他以为他已经是十全十美了，如果他知道他已经是十全十美了，他对基督徒是怎样的人，应该是怎样的人的认识是非常少，对自己的认识是非常不正确。那些知道他们需要复兴，感觉到他们的光景，在当中叹息，求主复兴他们的人，是光景最好的人。

现在，我想我的指责多少是有根据的，我怕证据太明显了；现在让我指出来，这节经文讲到一些事情，我相信是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的。**“耶和华啊，求你复兴你的作为。”**这句话不仅表明人的一件恶事，还表明人明显感觉得出来的一件恶事。你们要看到，哈巴谷知道该怎样为此叹息。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复兴你的作为！”**啊！我们很多人需要复兴，但是我们很少人觉得我们需要复兴。当我们知道应该怎样为了因为我们离开永生神而叹息，这就是有福的，我们里面有生命的迹象。要找到成百上千离开神的人，这是很容易的；但是你们要数那些知道如何为他们的偏离而叹息的人，就只能以十为单位来数算了。然而，真正的信徒，当他发现他是需要复兴，他不会高兴；他会立刻开始那持续不断的呼求与叹息，最终这要蒙神垂听，把复兴的祝福从上带下。他要夜以继日呼求，**“耶和华啊，求你复兴你的作为！”**

让我提一提一些叹息的时候，是需要复兴的基督徒总会遇上的。我肯定，当他去看主在过去为他所做的事情，他就总会叹息。当他回想起米萨山和黑门岭，那些主在从前向他显现，对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的地方，我是知道他决不会回首往事而不流泪。如果他觉得自己不像一个基督徒，或者认为他是境况不好，当他想起神从前的慈爱，他总会哭泣。哦！每次人心失去了与耶稣的相交，它想起那**“尊长的车”**（**歌6：12，译者注**）就承受不住；想起**“筵宴所”**（**歌2：4，译者注**），它就无法承受，因为失去了它已经很久；当它真的想起它，它要说，

“我第一次得见主时，我曾体会的福气在哪里？那振奋人心，对耶稣和他话语的认识在哪里？那时我享受何等平安的时刻！这些记忆仍然何等甜蜜！但现在我看到的是令人作痛，世界永远不能满足的空虚。”

一个落在这种光景里的人，当他听到一篇讲述健康光景中信徒荣耀经历的讲道，他会捂着胸口说道，“啊！这曾经是我的经历，但这幸福的日子已经过去。我的太阳落下了；那些曾经点亮我的黑暗的星星都熄灭了；哦！我要是能重新看见他就好了；哦！要是我能再次见他的面就好了；哦！有从上头来的甜美眷顾就好了；哦！有以实各谷的葡萄就好了。”你要坐在巴比伦河边哭泣。当你记起你上锡安山，那时主对你显为宝贵，他敞开他的心，也乐意用他完全的爱充满你心，你就要哭泣。当你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这样的時候就是叹息的时候。

还有，对一个需要复兴的基督徒来说，主所命令的聚会也成了叹息的时候。他会去到教会，但是他离开的时候，他是这样讲自己，“啊！这是怎样的改变！我曾经和那守圣日的众人一同前往，每一处话语都是宝贵。诗歌上升，我的灵魂插上翅膀，它飞升直上，去到众星之中它的住处；当祷告被献上，我可以敬虔地说**“阿们”**；但是现在，传道人还是像从前那样传道；我的弟兄们还是像从前一样得造就；但是讲道对我来说变得干枯沉闷。传道人没有错，我知道错在我自己身上。诗歌还是一样，旋律一样甜美，和声一样纯全；但是啊！我的心沉重，我的琴弦折断了，我不能歌唱。”

基督徒领受了这些蒙福的蒙恩之道，回来，叹息哭泣，因为他知道他需要复兴。特别是在圣餐的时候，当他坐在桌子边，他会想，“哦！从前在这里我的时光是何等美好！掰饼饮杯的时候，我的主与我同在。”他回想起，他的心从前是何等被带到七重天上，教会成了“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他说：“但是现在，对我来说这饼是干干的饼，葡萄汁是没有滋味的葡萄汁；里面没有一点天堂的甜美；我喝了，但一切都是枉然。没有对基督的思念。我的心不会提升，我的灵魂不能对他有一点的想法！”这时基督徒又开始叹息——**“耶和华啊，求你复兴你的作为！”**

但是我不会在这个题目上耽搁你们太久。你们这些知道自己是在基督里，但是感受到你们的境况不是你们所愿所想，因为你们爱他不够，对他的信心不如你渴望可以得着的人，我只是要问你们这个问题：你为此叹息吗？你现在可以叹息吗？当你感受到你的心空虚，这是痛苦的空洞吗？当你感受到你的衣裳被玷污，你能用眼泪来洗吗？当你想到你的主离开了，你能扬着痛苦的黑旗，呼喊说，“哦我的耶稣！哦我的耶稣！你走了吗？”如果你能，那么我命令你，现在就这样做。就这样行，就这样行；愿神乐意赐你恩典继续这样行，直到你的心灵复兴，更快乐的日子降临！

在这一点上，我最后要说，当人心因着后退，离开神，真正被神带领感受到自己可悲的光景，它是决不会不动，不把你的叹息变为祷告，不会不向正确的方向发出它的祷告的：“**耶和华啊，求你复兴你的作为！**”你们有一些人可能会说：“先生，我感觉自己需要复兴；我打算今天下午，我一离开此地，就努力复兴我的灵魂。”不要这么说，最要紧的，不要尝试这样做，因为你们是永远不会这样做的。不要下决心要做什么；你们的决心一作出来，就会必然失败的，你们失败的决心只会加增你们的罪。我劝你们，不要尝试复兴自己，而是要献上祷告。不要说，“我要复兴自己。”而要呼求，“**耶和华啊，求你复兴你的作为！**”让我严肃地对你说，你还没有感受到什么是衰退，你还不晓得你的光景是多么可怜，否则你就不会说什么复兴你自己了。如果你真知道你自己的光景，你就不会期望你可以不靠神的帮助复兴你自己，就像你不会以为战场上受伤的士兵不用药物就治好自己，或者他的手脚被打断，却自己送自己上医院一样了。我命令你什么也不可做，也不要尝试去做任何事，除非你首先已经用大能的祷告向耶和华他自己说，除非你已经呼求，“**耶和华啊，求你复兴你的作为！**”记住，他是首先造你的，一定要由他来使你活着；他使你活着，一定要由他来把更多的生命复原加给你。当你脚步倾跌的时候，他保守了你，使你免下到坑里，只有他能重新把你立在磐石上，坚固你的脚步。那么首先使你自己降卑下来——放弃所有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可以自己复兴自己的指望，而要一开始就向神坚定祈求，切切求告他：“**耶和华啊，我不能做的，求你来做！耶和华啊，求你复兴你的作为！**”

基督徒弟兄，我让你们自己来思想这些问题。留心，它们值得你们来关注。如果我有错，判断你们太过严厉，神要赦免我，因为我是出于真诚。但如果我讲的是实情，要把这放在你们心上，把你们的家变成“**波金。**”（**苦的意思，见士2：5，译者注**）男人在一处哭，女人在一处哭，丈夫在一处哭，妻子在一处哭。哭泣，哭泣，我的弟兄：“**离开永生神，这是令人伤心的。**”哭泣，愿他把你重新带回锡安，好让你有一天能像以色列一样回归，不再哭泣，而是唱着永远喜乐的赞歌！

现在我要讲这个题目的第二部分，对此我要更加简短。于教会本身，作为一个整体，“**耶和华啊，求你复兴你的作为！**”这个祷告应当成为不断、庄严的呼求。

在现今这个时候，敬虔的生命衰退得令人伤心。这个时代变成太注重形式，而不是一个有生命的时代。我认为生命的年代是从今天开始计算，一百年前的时候；那时候这座我们现在正在当中敬拜神的建筑奠基。那个时候是有神的生命，能力从高处降下的时候。神给**怀特腓**披戴能力：他是带着威严和大能传道，而人几乎无法想象这是常人能够做到的；这不是因为他自己有什么，而是因为他的主人用能力给他束腰。在**怀特腓**之后，有伟大而圣洁的人接续而来。但是先生们，我们现在已经落入时代的渣滓之中。人是这个世界最罕有的，现在我们没有多少人剩下。在政府里几乎没有人去处理政治事物，在信仰领域也几乎没有人。我们有的是那些在尽那称为责任的东西的东西；我们有好的，可能是诚实的东西，他们循规蹈矩，像挂着铃铛的驮马，永远固步自封；但是敢于与众不同，因为与众不同通常就是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行事为正，这个时代这样的人并不太多。和清教徒的年代作比较，我们的神学家在哪里？我们能**把我们的贺维，我们的查诺克集中起来吗？我们能聚集起一群我能一口气说出五十个**

名字的人吗？我想我们不能。我们也不能聚集一群像紧跟在怀特腓之后，有如此美德与才能，如群星闪耀的人。想想罗兰·希尔，牛顿，托普雷迪，杜里奇，以及很多我没有时间能提名的人。他们已经逝去了，他们已经逝去了；他们受人敬仰的骨灰沉睡在土里，接续他们的人在哪里？你问在哪里，回音要回答，“在哪里？”没有一人。接续他们的人，他们在哪里？神还没有把他们兴起，或者，如果他已经兴起了他们，你是还没有发现他们在哪里。

现今我们有极多的传道，这是什么？主啊，帮助你的仆人传道，用你的圣灵教导他该说什么。人搬出讲稿，他们读讲稿。这是对大能的神十足的凌辱！我们是有传道，但它是这样，这根本不是传道。它是讲话非常动人，非常精巧，可能在用词方面，它是非常流畅；但是直接的传道，像怀特腓那样的传道在哪里？你有没有读过他的布道？你不会认为他是说话流畅，你不会认为他是这样。他的用词粗强硬，常常非常粗糙，连接得不好；他说话非常慷慨激昂；确实这是他说话很大的一部分。但是他的流利在哪里？不是在你读到的字句里，而是在他说话的语调里，在他感受这些话的迫切里，在从他脸上流下的泪水里，在他的倾心吐意里。他流利的原因只是他说话要表达的意思。他流利，因为他是从他的心里说话，从人的最深处说话。你会发现，他说话的时候，他是真心实意。他说话，不是把这当作一门行当，不是好像只是一台机器，而是传讲他感受到是真理的事情，传讲他不得不传讲的事情。你听他传道的时候，你会禁不住想，他是一个不传道就要死的人，他是用尽全力呼召人说，“来！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相信他！”

现今这个时候缺少的正是这些。现在热心去哪里了，去哪里了？不是在讲坛上，也不是在台下的座位上，没有我们希望得到的程度；这是一个令人伤心，伤心的时代，热心遭人嘲弄，那本应成为讲坛主要特征的热心，反倒被人看作是狂热和疯狂。我求神把我们都变成大部分人嘲笑的疯子——让我们都成为许多人蔑视的狂热分子。我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疯狂就是下地狱，地上最大的疯狂就是爱罪，胜过爱公义；那些顺从神，不顺服人，在他一切的道路中跟从基督的人，我们并不认为他们是疯子，或者是狂热分子。教会需要复兴的一个可悲证据就是，我们现在没有了那曾经可以在基督教讲坛上看到，像死一样严肃的热心。

没有纯正的教义，这是我们需要复兴的另外一个证据。你们知道现在哪些人是被人叫作反律主义者，被叫作“极端主义者”，被取笑，以为他们在信仰上不纯正而被拒绝的吗？嗨，那些曾经是正统的人，现在变成了异端。我们可以回头去看关于我们清教徒祖先的记载，去看看英格兰教会的信条，看看怀特腓的讲道，我们可以说，这讲道正是我们所爱的，那时所宣讲的教义，我们敢说是当时到处都在宣讲的教义，正是他所宣讲的同样的教义。但是因为我们决定要宣讲这些教义，我们就被人认为是特别的，是古怪的；原因是纯正的教义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消失了。事情是这样开始的。一开始人相信所有的真理，但是当中最重要的是一点点被除去了。牧师相信拣选，但是他不用这个词，害怕会多多少少破坏坐在角落那边的执事的平和心态。他相信所有的人都是败坏了，但是他不是正面说出来，因为如果他这样说的话，那么那位给教堂奉献极多的女士，她就不会再来了；所以尽管他是相信这点，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这样说的，但是他把它修整了一点点。后来情况变成这样，牧师们说：“我们相信这些教义，但是我们认为向会众传讲这些教义是没有好处的。它们是相当正确的：无条件的恩典，这是对的；基督，保罗，奥古斯丁，加尔文传讲的，一直到现在这个时代，他们的继承者传讲的伟大的恩典教义，这些是对的；但是最好还是把它们收起来，一定要非常谨慎地处理；它们是非常高深，令人畏惧的教义，一定不能传这些教义；我们相信它们，但是我们不敢把它们说出来。”

然后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自己心里说：“如果我们不应该传讲这些教义，也许它们根本就不是真的。”更进一步，他们说他们是不敢传讲这些教义。也许他们不是真的说出来，但是他们开始暗示这些不是真的；然后更进一步，告诉我们一些他们说是真理的事情；然后他们把我们赶出会堂，仿佛他们是会堂合法的主人，我们是入侵的人一样。这样，他们从坏变得更坏，如果你们去读今天的标准神学，还有怀特腓那个时候的标准神学，你们就会发现这两样是绝没有可能共存的。我们现在有了一种“新神学”。新神学？嗨，它什么都是，就是不是神学；它是一种把神彻底完全排除出去，把人放上宝座的“学”，因为它是人的教义，而不是存到永远的神的教义。我们需要在地上再一次有纯正教义的复兴。

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可能需要它的会众有完全热心的复兴。你们还不是可以为耶和華争战的人。你们还没有神的儿女曾经有过的那热心和迫切。你们的祖先是橡树一般的人，你们是柳树一般的人。我们的人，他们当中很多的人是怎样的人？他们和在教义上很稳固的人一起的时候，他们在教义上是很坚定的；但是当他们和其他人在一起，他们就摇动了，他们就像换朋友一样多多改变；他们有时候是一样，有时候是另外一样。他们不是那种可以上火刑架去死的人；他们不是那种知道如何每天冒死，所以死亡临到的时候就预备好了的那种人。

看看我们的祷告聚会，这里那里确实是有有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例外。走进去，里面有六位妇女，几乎没有足够多的人来祷告四次。看看这些聚会，它们被称为祷告聚会，它们其实应该被叫作少人聚会，因为很少人来参加。很少有人去参加我们的交通聚会，或者任何其他我们彼此帮助，来敬畏主的聚会。有人参加这些聚会吗？要是有一份哪里出版的报纸，刊登一张在一个星期里，去到我们任何一个会堂参加这些聚会的人的名单就好了。啊！我的朋友们，如果这些人就是伦敦城里所有的基督徒，你们就会发，只需要一个或两个会堂就可以装下他们所有的人了。去聚会的人是太少了。我们不像从前那样有热心，有生命；如果我们真的有，我们会比现在落得更坏的名声了；如果我们对我们的主更忠心，人就会把更恶毒的墓志铭扔在我们身上了；如果我们更好服事神，我们在一切事情上就不会那么舒服了。我们是在把教会变成我们国家里的一个机构，一个受人尊敬的机构。啊！有人以为，当教会变成一个受人尊敬的机构，这就太好了！当教会在世人眼里变得非常受人尊敬，这就表明它已经偏离正轨了。它仍一定要被人赶出去，它仍一定要被恶骂，仍要被人藐视，直到那一日，它的主要荣耀它，因为它荣耀了主——要荣耀它，就是在他显现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荣耀它。

亲爱的，你认为教会真是需要复兴吗？是还是不是？你说：“不是，不是到你想的那个程度。我们认为教会情况很好，我们不是那种大声说，‘从前的日子比现今更好’的人。”也许你们不是那种人：你们比我们更有智慧，所以你们能看到那些对我们来说是如此之小，我们是不能发现的好光景的多样迹象。你们可能认为教会情况很好；如果是这样，那么你们当然不会认同我用这样一节经文来讲道，催促你们用这节经文来祷告。但是你们当中有其他人，是经常会大喊，“教会需要复兴。”让我命令你们，不要埋怨你们的牧师，不要找教会里不同的人的错处，而是要呼求，“耶和華啊，求你复兴你的作为！”有人说：“哦！要是我们有另外一位牧师就好了！哦！如果我们有另外一种敬拜就好了。哦！如果我们有另外一种讲道就好了。”仿佛这就是问题的全部！情况是，“哦，如果主进入你们一些人的心里就好了。哦！如果他让你们现在使用的形式充满能力就好了。”你们不需要新机制的新方法；你们需要的是在你们有的里面得生命。铁路上有一台机车，有一列火车要拉动。一个人说：“换一台机车。”一个说：“再换一台，再换一台。”机车来了，但是火车根本不动。点火，加大蒸汽，这是你们需要的，而不是新的机车。我们不需要新的牧师，新的方案，

新的方法，去让教会变的更好，尽管我们可以发明出很多新的东西来；我们只是需要在我们已经有的东西里面有生命。还是那个让你们的会堂变得空荡荡的那个人；还是那个让你们的祷告聚会变得很低落的那个人；神可以让会堂挤满人，直到大门口，把成千上万的人赐给那同一个人。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人，而是在他里面神的生命。不要求一些新的东西，靠它自己，不会比你们现在有的更成功。要呼求：“耶和華啊，求你复兴你的作为！”

我注意到在不同的教会，牧师一开始想到这个方法，然后想到另外一个方法。他尝试一个方案，以为那会成功；然后尝试另外一样；不是这样的。坚持那古旧的方案，但是给它生命。我们什么新的都不要；“旧的更好”——让我们坚持，但我们需要在旧的里面有生命。人高喊：“哦！除了壳，我们什么都没有；他们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壳。”先生们，不是的，我们要留着那旧的，但我们也要在这壳里有生命；我们也有旧的，但一定要在旧的里面有生命，否则我们就要把你们这些旧人扔出去了。哦！求神赐我们生命。教会需要新的复兴。哦！愿在坎巴兰那个地方，**怀特腓**带着能力传道的那日子再次临到。哦！愿在**怀特腓**的布道之下，在这个地方数以百计的人归正的日子再次来到。我们知道，单独一次讲道曾经就有两千人真的归信。哦！愿人睁开眼睛，耳朵预备接受神的话语的日子，人把生命之道，那确实是神赐给将死灵魂的生命之水的喝下的日子来到！哦，愿那深深感受的日子，那深入，彻底热心的日子来到！让我们为此向神求；让我们为此向他恳求。也许他在某处有一个人，或者一批人，是要用他们再次动摇这个世界的；也许就在现在，他要把大能的影响倾倒在人身上，要把今天的教会，变得像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教会那样奇妙。求神为基督的缘故成就此事！阿们。